

重启尘封的警号

张姗姗

一名警察牺牲时，他的警号会被封存，再次启用时，说明他的血脉后继继承了他的警号。封存是铭记，重启是传承，这就是国家给予我们的浪漫和仪式感……我，重启了警号067868。

穿上警服就要履行天职，头顶警徽就要勇于担当。我的警号是067868。每当我看到这个警号，就想起我的爸爸。

爸爸，冬天到的时候，您那里冷吗？我记得，您最怕冷了。小时候，每年冬天，您一回家，我就喜欢拉着您给您暖手，依偎在您的身边，跟您撒娇。爸爸，我多想再暖暖您那冰凉的手，可是，再也暖不热了。

爸爸，您离开我们整整15年了，可我还是分不清您到底是出差了，还是真的不在了。

还记得，我刚踏进大学校园，对于新生活感觉既兴奋又陌生，我时刻跟您分享我的感受。我告诉您，我参加了校合唱团，即将演出，您答应我，从云南出差回来，会拐到成都看我演出。您还说，您离家一个多月了，想我，想妈妈，等这次把逃犯抓住，一定回家好好歇歇。我等啊等，等来的却是您长眠他乡的噩耗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没有爸爸了，我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偷偷地喊着“爸爸、爸爸”。

时间退回到2009年的5月11日，周口市公安局沙南分局辖区发生一起11岁男童被绑架案件，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，奔赴辽宁沈阳抓捕犯罪嫌疑人，连夜审讯并商讨方案。经过

一昼夜的斗智斗勇，犯罪嫌疑人终于供述了犯罪事实。准备回程时，专案组人员又接到一起案件，于是出发去了云南。民警到达云南后，没顾上休息，马上联系当地警方商讨案情，投入新一轮的工作。2009年6月6日凌晨，一名连续工作28天的办案民警倒在了临时办公桌上，永远闭上了他那布满血丝的双眼，手里还握着厚厚的工作笔记。他的生命结束在万里追逃路上，牺牲时年仅40岁。他就是周口市公安局民警张宏涛，他就是我的爸爸。

我的爸爸是同事口中的“拼命三郎”，是朋友口中的“好大哥”，是妈妈口中“为了工作不着家的男人”，也是我口中“不称职的爸爸”。我平时的学习是妈妈辅导的，我的课余生活是跟妈妈一起度过的，连家长会，爸爸也从没参加过。但，他还是我最爱的爸爸。

2016年，我正式成为一名人民警察，被安排到周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政工科工作。

我的领导在我入政工科的第一天就告诉我：“我们选择了政工，就要甘为人梯、乐于奉献！”当时我也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做好“默默奉献为大家，甘当绿叶配红花”的政工民警。

头顶同样的警徽，身穿同样的警服，我和父亲拥有一样的信念和信仰。无论在什么岗位，我都要努力把把工作做好，“无悔从警路，不负藏蓝青”。作为英烈子女，父亲是我的标杆，而我要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，坚守初心，守护好周口的万家灯火。

缅怀岳父

李靖

岁岁清明，今又清明。东风吹拂，杨柳依依，不觉又思念起故人，思念起我的岳父。

岳父其实是我妻子的姑父。岳父岳母一生无儿女，妻子年幼时被过继给了岳父岳母，成了他们的依靠。

岳父生于1936年，幼时家境贫寒，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，更没有机会走进学堂。年幼的他躲在私人学堂外，偷听先生教书。他记忆力出众，勤学苦练，学堂考试时毛遂自荐，出人意料考了第一名。先生欣喜，资助他读小学、初中。岳父弱冠之年被保送至师范学校深造。岳父上世纪60年代初参加教育工作，他教法独特，无论教哪门学科，在乡、县学科竞赛中，他的学生成绩总是名列前茅；无论在哪个学校任教，都得到社会各界交口称赞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高考也报了师范院校，毕业之后有幸成了岳父的同事和搭档。他老人家言传身教、悉心指导，我耳濡目染、潜心钻研。我点滴进步的背后，都离不开岳父的谆谆教诲、无私付出。

岳父从不大声说话，不说话时总是微笑。他对人体贴入微，犹如寒冬里的暖阳，他的坦诚总会使人心悦，接触过他的人都觉得他亲切。有一年冬天，我在教学工作中和一个从外地转来的学生赌气，那天早早熄灯上床，可辗转难眠。夜里一点多，寂静中我听到轻轻的敲门声，凭直觉知道是岳父。我披衣下床开门，冻得发抖，岳父急忙让我上床，脱掉大衣给我盖上，拉着我的手，紧挨着我坐下，把他从教多年的体会、荣辱得失推心置腹地讲给我听。我把脸侧到一边，不敢正视岳父的眼睛，眼泪簌簌落下……岳父看我解开了心结，说要回去。我快速穿衣，轻抚着他回卧室。那晚的月亮很圆、很亮，就像一直在我身边的岳父，当我在黑暗中踟蹰彷徨时，及时送来亮光，指引我前进的方向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我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几十块钱，除掉必要的开支，还要挪挪借借。那些年，我的生活全靠岳父鼎力相助。岳父每个星期在学校都是早来晚走，来时大兜小兜背着馍，带着自留地里种的菜。每次到学校，他都提前把煤炉生着火，馏好馍，煮好菜，烧好开水，等着我返校。

岳父嗜吃鱼。那些年，我会抽空去附近的小河摸鱼，当然收获的鱼很少，也很小。回到学校，放上盐用清水煮，煮熟了给岳父端去。老人家一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啧啧称赞：好吃、好吃，开胃、健康。看着岳父吃得津津有味，我心里五味杂陈……

岳父岳母虽无亲生儿女，但他们对下一辈付出的心血最多。岳父堂兄的妻子早逝，幼子无人照顾，岳父的弟妹双目失明，生活无法自理，于是，岳父与堂兄的小儿子、弟弟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，先后吃住在一起，加上我的孩子幼年也跟着岳父生活，他的压力常人无法想象。岳父含辛茹苦，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，维持着几个孩子吃穿、上学、头疼脑热的开销，维持着闺女出嫁，子侄盖房、娶妻生子的花费。一切开支应酬都是岳父岳母从牙缝里省出来的。令人欣慰的是，孩子们都秉承他的作风，争气地成长，如今都走出了乡村，有了稳定体面的工作，有了幸福温馨的家庭。

贫瘠的生活没有压垮岳父，他始终笑对生活、乐享人生。他个子不高，眼睛不大，面容清瘦，步履轻快。他不吸烟、不喝酒，喜欢读书、看报、练书法、听豫剧，最大的爱好是长跑。只要天气允许，他每天坚持跑15公里，后来患了腱鞘囊肿，跑的里程才减少了一些。

岳父作风严谨，还热心肠。他最爱穿中山装，一身泛白的衣服不知穿了多少年，喜欢围一条黑色的棉线围脖，不戴帽子，头发稀疏，前额大而光亮。夏季爱穿短袖、长裤，从不穿短裤，他说，仪表端庄方能为人师表。岳父善良，喜欢帮助他人。平日里，单位、社会团体、邻里乡亲请他写副对联、管事记账，他都乐于前往。谁家有了矛盾，总会请他和事，大多会圆满收场。他自律厚德，是十里八乡公认的大好人，是德能双馨的好教师。

2017年，岳父离开了我们。这些年，对岳父的思念与日俱增，总想写点东西记录他的过往，诉说对他的思念，可是每次提笔都会泪眼模糊，泪水落于纸上，无法书写下去，搁下笔心里又总是空落落的。又一个清明来到，泪水伴着笔墨，写成此文，愿缕缕墨香，捎去对岳父绵绵的思念。

隔辈亲

刘秉中

爷爷奶奶是在我十岁左右相继离世的，他们的模样随着我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模糊，但童年的一些事是我这辈子都无法忘怀的。

我记得小的时候，老家院子里种了一棵枣树，有一年，爷爷为了让我和弟弟吃上新鲜的甜枣，三四点钟天不亮便从老家出发，步行二十多公里到淮阳城区我们现在的家。到家后没见到我和弟弟，水没喝一口就跑到学校去看我们，见了我们后又匆匆赶回老家。现在想想，爷爷当年已是八十岁高龄，一天步行约百里的路，该是何等劳苦。

还有一次是春节前，我回老家和爷爷一起赶集。我特别兴奋，因为赶集时爷爷会给我买好吃的。那次赶集我对鞭炮特别感兴趣，因为小不懂事，闹着让爷爷给我买鞭炮。爷爷拗不过我，买了一小挂。说实话，要是跟着父亲我不敢那样要东西，闹的结果说不定就是屁股上多一座“五指山”。买了鞭炮后，爷爷又买了什么年货我已记不起来了，只隐约记得回来时爷爷挎的竹篮子有点空。爷爷奶奶平时养的有只母羊，母羊每年可以生两窝羊崽，一般每窝有两只，第一窝羊崽养大了卖钱贴补家用，另一窝养到春节，一只卖了买年货，另一只宰了吃。爷爷煮肉时，我们十几个堂兄妹会像小鱼一样围在地锅前。爷爷怕烫着我们，边烧锅边喊：“离锅远点！别掀锅盖！”羊肉煮熟后，爷爷会给我们每人分一块。那时日子虽然穷，但真的开心快乐。爷爷奶奶因为岁数大干不动农活，除了养羊，没有其他收入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买

年货都是精打细算到角到分的。

后来我家有了孩子，父亲对他很是疼爱。因为儿子是猴年出生的，父亲就给他取了小名森森，寓意像猴儿生活在森林里那样自由自在。虽然那时候家里日子过得还是拮据，但父亲却经常给儿子买这买那。每次父亲下班回家，无论多累都要抱抱儿子，把他驮在肩上逗一会儿。父亲是在儿子两岁时住的医院，呼吸衰竭人快不行的时候才回到了家。农村有个规矩，将要去世的人是要在老家堂屋走的。父亲弥留之际睁大双眼不停地往四周瞅，想说什么又发不出声音。有邻居提醒，说快把森森抱来。我把儿子抱到父亲跟前，他看到儿子后嘴角扬了扬，才慢慢平息下来闭上了双眼。

如今，我有幸也成了爷爷，孙子牛牛两岁半了，整天爷爷爷爷短地叫着，我心里就像喝了蜜似的甜，真正体会到“隔辈亲”的含义。我想清楚了，当年我的爷爷给我们送枣，哪里只是送枣，是太想念孙子了，想见孙子一面啊；我也明白了，为什么当年日子过得那么艰难，爷爷宁愿少买些年货，也要满足孙子的愿望；我也理解了，父亲在弥留之际没有见到他的孙子，为什么就是不肯闭眼！

爷爷奶奶陪伴我们的时间有长有短，如果有幸你的爷爷奶奶健在，多去陪陪他们吧，你的到来会让他们身边增添一束光，照亮和温暖他们的生活。如果你不幸没有了爷爷奶奶，在这个清明，去他们的坟前看看吧。